

天天典藏

常新港

男孩的街

▼儿童文学创作界「隐藏的天王」

▼三次荣获儿童文学最高奖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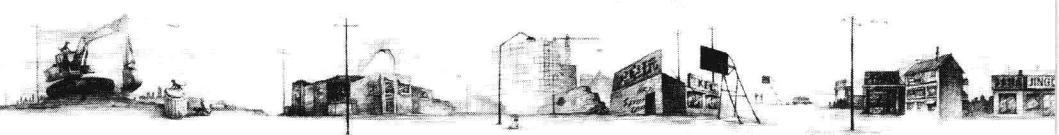
▼作品在韩国一年印刷十二次，
销量居国内作家之首



男孩子的街

天天
典藏

常新港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孩的街 / 常新港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0.10
(天天典藏·常新港)

ISBN 978-7-5016-0333-6

I. ①男…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4917号

责任编辑：左 眇

叶显林

美术编辑：罗曦婷

责任印制：史 帅

男孩的街

常新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出版

<http://www.tiantianbook.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东中街42号 邮编:100027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发行部 总经销

字数93千字 成品尺寸148×210毫米 32开 印张6.375 插页3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5016-0333-6 定价1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4169902



寄语

一个男孩，渴望经历另类的生活，不仅仅是浪漫。

一个男孩，轻易不会把内心世界的门敞开，因为——
他自己还没看清自己的内心。

正是因为生活中的模糊不清，他才易于冲动，做出
一些超常的举动。

一个男孩长大成人后，他常常会独自苦笑，会认
真地问自己：“某年某月某日，那件事，是我做的吗？”

他不知道该原谅的是别人，还是自己。

某年某月某日，也是纪念。

李子德



序

曹文轩

常新港是一个有明确方向的作家，多少年来，无论这个不安分的世界如何花样翻新、反复无常，都没有能够改变他的文学初衷。他按他对文学的定义、理解，按他心灵的无声指引，在寒冷而寂寞的北方，不动声色且又十分潇洒地走自己的路，用他特有的文字，为中国的儿童文学构造了一个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部落。天空下，这个经营有道的部落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道常看常新的风景线。

独特也许是文学的最重要的品质。

文学不是一般的日常用品——日常用品只要是质量上乘的，无数的人使用同一个品牌是无所谓的，而名牌货色更是人们争相购买的。此时，居于同一生活档次的人们恰恰满足于日常用品的雷同。“我用的也是这个牌子。”说话者，有相遇知己的欣喜，并因品位不俗而暗暗自得。但文学不一样，文学讲究的是独一份，“这一

个”。相似和雷同是注定难以出息的。哪怕这个人的作品幼稚一点、粗糙一点，只要这个人的作品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就有了存活的可能。

最近随手翻看村上春树的《1Q84》，看到里面一个情节，对其所阐释的意义很有同感。故事大致是：一个年轻女子写了一部叫《空气蛹》的作品，就文字而言非常业余，但它的品质与路数却是绝对独一无二的；作为有多年编辑经验的小松先生，深知这部作品的内在价值；它纠结于小松的心头，最后他竟然出招撮合了一次不可思议的合作——让一个文字老练的人改写这部作品；为了这一旷世奇书的问世与流传，也为了拯救这一不会再有的艺术品，一伙人合谋，不惜做就了一个日后终成悲剧的大骗局。

常新港写了几十年的“空气蛹”，更令人感叹的是，它们一开始就是成熟的。他的“骗局”是由他一个人独自完成的。“独船”也许是一个隐喻——关于常新港作品之独的隐喻。这只船在文学的河流上行驶了这么多岁月，始终没有改变它的航线。他也看到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热闹，但他还是在自己的航线上一意孤行。

这是一个他精心选择的航线。在他看来，这才是一

个可望到达文学彼岸的航线。当那么多的船只虽然很有阵势但却离彼岸越来越远时，他守着一番孤寂，将帆高高扬起，双臂抱于胸前，迎风倚着桅杆，眺望着似有似无的海岸线。海以及海岸是他的风景线，而这个驾着独船的常新港则是儿童文学的风景线，我们的风景线。

我们不缺甜糯的作品，不缺温柔的作品，不缺秀美的作品，不缺嬉闹的作品，但我们却缺有力度的作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曾有过强悍之风。那时，有一批作家倾向于苍茫、冷峻、严厉、深沉的叙述，但后因世风和文风的转变，此风日见衰退。大多数作家的姿态不是下潜，而是漂浮，叙述渐趋浮光掠影、轻描淡写、嘻嘻哈哈。时至今日，快乐至上已成定局。浅浅的故事，浅浅的文字，浅浅的情感，浅浅的题旨，我们不假思索地附和了这个浅阅读时代。整个文学如此，儿童文学尤其如此。据说，儿童文学终于回到了正道，理由是：儿童文学本就是快乐的文学。而快乐无边的那一边，就是力度的消失。难道儿童文学就注定了是一种没有力度的写作吗？似乎一部儿童文学史所记录的经典并非都是这般。儿童文学史并非是一部轻飘飘的历史。

常新港的意义就在于他对儿童文学力度写作一脉的

承续。对比《独船》前后的常新港，看得出他尽管有文学上的变法——事实上，他一直就在变法，但千变万变，力度却始终是他文字的归宿。无论是无意为之还是有意为之，他的文字都是北方的，是从广漠的土地上长出的，是在凛冽的寒风中锻炼过的。他作品的思考性是始终如一的：思考社会、人生、生命，思考一切需要思考和值得思考的。他一直处于一种下潜的姿态——当很多人尽量漂浮于水面时，他与这些人是逆行的——逆行，是他给我们的形象。他写过一篇作品叫《逆行的鱼》。那些为了繁衍生命，逆流而上、阵势壮观的鱼，无疑是他所欣赏的生命境界。他的文字是有目的的。他以他数以百计的短篇和大量的长篇，反驳了当下无目的的写作思潮。他给我们的是一些可以称出重量的文字。难道中国的儿童文学不需要这样的文字吗？我无法相信一个总在轻飘飘的文字中进行阅读的人日后能成为一个有质量有分量的人。

我们的儿童文学也许有好的故事，也有好的文字，但激情没有了。这是十分糟糕的事情。我们的大量作品，其动力只在游戏上——文字的运行是依靠游戏的欲望推动的。在这个放弃激情的绵软年代，常新港依然常常以激情来推动他的文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他居

然还有怒气！文字有怒气，是文学的希望所在。怒气意味着对未来的关注和向往。一个关注和向往未来的人，自然就会对现实不满，因为现实与未来之间总会有很大的差距——差距使他不快，不快就会产生怒气。文学总得有点怒气，因为文学既是作用于现实的，更是作用于未来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中，常新港是平和的，很少看到他有怒气；而在文字中，却时不时地看到他的怒气。这份怒气在儿童文学普遍没心没肺地傻乐的当下，是十分珍贵的。

相对于成百上千不痛不痒、不咸不淡、不温不火、不上不下的作品，常新港的作品是那种写得比较狠的作品。他的作品敢于登高，也敢于探底，不留余地。他就敢将人性底部揭开来看，就敢将事情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我在读这些作品时，常常担忧他最后该怎样收场。通常，一般的作家无论是写事还是写人，总会有所保留的，轻易不敢推到极致。常新港却喜欢极致——在极致处做文章，又在极致处智慧地了断在一般人看来很难了断的故事。在儿童文学这一块，是有许多禁忌的，一般总要回避掉许多东西。这也是对的，但许多时候，我们将这些禁忌扩大化了，结果使儿童文学真的成了到处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的“童话世界”，没有尖锐的善恶对

峙，没有大起大落的人间悲剧，这种糖化的儿童文学，是否有助于阅读者的健康成长，难道是完全不需要思考的吗？常新港的锐利早在“独船”时代，就让整个儿童文学界领教过了。其后，无论写现实还是写幻想，常新港式的锋芒始终闪着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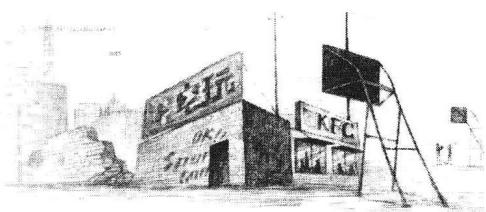
常新港是一个勤奋的作家，除了写作就是写作。写作既是他的事业也是他的职业。他的文字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是业内屈指可数的。但无论他写了多少，行家一眼就能判断出这些文字出于谁手。这些作品留下了他思想上的、美学上的深刻印记。这些作品互相照应，互为解读，产生了整体共鸣，从而扩大了它们的力量和效果。整体共鸣，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

常新港的作品理应产生重大影响，并得到应有的荣誉。

2010年10月8日于北京橡树湾

目录

球王龙山	1
列车，在黄昏驶过小站	12
他和他永恒的朋友	30
青春的眩晕	43
鬼电影和曹布拉遭遇的生活	61
一个普通少年的冬日	82
我自己的房间	99
男孩的街	110
玻璃蛋中的那粒米	125
羊在想马在做猪收获	137
我免不了要冲动	155
积雪的舞蹈	173
常新港作品创作年表	189
常新港作品获奖纪录	192



球王龙山

qiuwang Long Shan

龙山五年级时，和全校同学站在尘土飞扬的大道旁，迎接哈尔滨下乡知识青年。他参加这样的欢迎会已经很多次了。他接过北京青年、上海青年、宁波青年、杭州青年。他不知道，全国各大城市的青年怎么都涌到这个偏僻的小农场来了。那时候，农场还叫团。青年来时，都从县城的火车站坐上团部的敞篷汽车，浩浩荡荡开来。龙山记得很清楚，上海知青来时，男男女女坐在车上喊着口号，哇啦哇啦喊的全是上海方言，他模模糊糊能听懂一句半句。但，有一件事他完全懂了，上海知识青年从车上一把把往车下扔饼干，一边扔一边喊：“这是上海

奶油饼干，你们没见过，快捡着吃吧！”

女同学都往后缩，脸红着，偷眼看地上散乱的精美的奶白色饼干。男同学起先还喊着口号，可终于有一个禁不住诱惑，弯下腰，迅速捡起一块。立刻，男同学们全都哄抢起地上的饼干了。

龙山没动，把举着彩旗的手臂垂下了。他因此显得很特别，引起车上一个男知青的注意。那男知青从挎包里掏出一包饼干，向龙山扔去，喊着：“这包全归你！”饼干落在龙山身上，又掉到地上。大家都看见龙山捡了起来。这包饼干完全属于龙山了，男同学都这样想。可又看见龙山一甩手臂，把那包饼干甩了回去，饼干直直射向汽车，打在那个上海男知青的身上。

被欢迎的知青们都愣了，车下欢迎的人也愣了。

男同学把捡到的饼干都扔在地上，做错了事一样看着龙山。

今天接哈尔滨知青，龙山连彩旗都没领，他只是为了不破坏这次集体行动才来的。本来，他准备给家里的一群鸭子挖一筐野菜。上次那件事发生后，知青给龙山的印象一点都不好。

一阵暴风骤雨般的锣鼓声，三辆汽车开过来了。前

面两车全是男的，所以，龙山用他这个年龄特有的、毫不掩饰的记仇目光看他们。第三辆是女知青。龙山看见有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女青年举着一个乒乓球拍在车上喊叫，她旁边的女同伴也狂呼乱喊，比她更兴奋，两只胳膊乱舞，竟把她的乒乓球拍碰落了。

人声嘈杂，那女青年焦急地冲驾驶室喊，可她的声音被湮没了。

龙山捡起那个球拍，不胜喜爱地看了一眼，见上面刻着名字：朱小梅。龙山紧追了几步，高举着球拍。那个叫朱小梅的女青年马上变得高兴起来，深深弯下腰，向龙山伸出了手，她没去抓球拍，而是抓住了龙山的手腕子，把他和球拍一齐拽上了汽车。

他们就在被欢迎的汽车上相识了。

不久，朱小梅成了龙山的体育老师。龙山从别的老师口中知道，朱老师曾经获得过省女子乒乓球单打第三名。从那天起，他发现朱老师长得好看起来。

有一天，龙山问朱小梅：“老师，你为什么不打球了？”

朱老师苦笑了一下：“哪有球台呀！”

“想打吗？”

“当然想打。时间长手就生了，就废了。”

“球台要多大才行？”

朱老师随手比划了一下。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龙山没有回家，而是等在办公室门外。别的老师从门口走过，问：“龙山，在这儿站着干什么？”

“找朱老师打球。”

“打乒乓球？”那老师拍了一下龙山的头说，“乒乓球需要好大好大的球台！”

“我有！”龙山说。

“你有天，你有地呢！”老师笑着走了。

龙山还站在门口等，一直等到朱小梅老师发现了他。

“真有！我没撒谎！”

“好，我倒要跟着没撒过谎的孩子去看看！”

来到龙山的教室，朱老师愣了。她看见桌子和凳子都靠在墙边，屋子中央果然立着一个乒乓球台。那是十二张小课桌拼成的，四十八条腿底下都垫着木片和纸团，使球台面没有凹凸不平。

朱老师紧紧抱了龙山一下，只说了一句：“我们开球！”

从那天开始，龙山和出色的乒乓球老师朱小梅天天一起练球了。

龙山的父亲是农业技术员，他要求龙山每天背一首唐诗。龙山原来是能够很轻松地完成任务的，可现在不行了，他后腰带上别着球拍，嘴巴磕磕巴巴连不成句。终于父亲一挥手：“明天好好背吧！”

第二天更糟。父亲很认真地盯着龙山：“你究竟怎么啦？”

龙山装出一副很值得怜悯的样子听父母训，却时刻警惕后腰上的乒乓球拍，因为他感觉到，它正准备从那里掉出来。他好不容易往后蹭了几步，后腰抵住墙，球拍才不再往下掉了，可妈妈又在说：“别靠墙，衣服蹭脏了！”说着竟朝他这边走来。龙山一激灵，随即赶紧拍打衣服，趁机把球拍使劲往腰带上别了别。

龙山就这样跟朱老师练了一年的球，竟没人知道。第二年，学校终于买了一张真正的球台。当它在空教室里安好时，围了一群学生和老师。

谁也别想赢了朱小梅，包括那些男老师。其实，一看他们就没受过正规训练，打球的姿势直让人吐舌头。学生们中间没一个上场的。百分之百的人没摸过球拍。

龙山站在人群后，被锃亮的墨绿色球台吓住了。这球台跟他过去搭的多不一样啊！

朱小梅就在没人敢同她对阵的静场中叫了一声：

“龙山！”

败下阵来的男老师四下张望：“哪来个龙山？”“他会打球？”

龙山走到新球台跟前，墨绿色的台面映出他模糊的影子，他有一点要晕的感觉。他胆怯了。朱老师走近他，俯在龙山耳朵上小声说了一句：“让他们看看！”

朱老师发出第一个球，龙山就没让它轻易滚到球台外面。他连续扣了三十几板，在周围的一片惊呼中，球才在人群里划了个漂亮的弧线落下去了。

龙山出了名，同学里有叫他“球王”的，龙山不愿意听，说：“朱老师是球王！”

有了球台，就有了一些球迷，他们慕名而来，想找朱小梅比试一下，如果朱老师不在，球迷们就说：“找龙山也行！”有人就去叫龙山。

龙山背着书包跑来。那些人见了便说：“他是龙山？怎么是小孩子？”

一交手，就什么也不说了，他们只是一个劲地擦汗，走时说：“下次再会！再会！”

全学校都知道，晚上七点至八点是朱小梅老师和龙山的练球时间，别人就不去打搅，球台在这一小时就属